

守望年的母亲

钱永广

自从工作后，我回老家过年的次数并不多。工作太忙了，我很想回老家过年，尤其是我那年迈的母亲，自从父亲去世后，她形单影只住在乡下，每到过年，她更是守望着，等我回家。

记得去年过年时，我终于有了假期，可以回老家陪母亲过年了。从临上车起，我的心就飞向了生我养我的山村。当我和妻儿坐着颠簸不堪的三轮车驶进村口时，我远远地就看见了立在山坡上的母亲，她正在打量着路上每一个回家的人。

三轮车在小石桥边刚停下，母亲就看见了我们。她一边朝我们奔来，一边喊着我的乳名。妻子欲把礼品递给母亲，可母亲却抱起了孙子，怜爱地说：“这孩子快一年没见，没想到长这么高了！”母亲对儿子的亲热举动，让我想起以前回家探亲时，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一起出来迎接我们时的情景，那时我们一家人欢声笑语，满脸荡漾着幸福！可不到两年，我的爷爷去世了、奶奶去世了、父亲去世了，老家只留下母亲一人，我不觉难过地流下泪水。

母亲抱着孙子，妻子提着礼品，我悄悄抹去两行清泪，大家一起说笑着来到了家门口。老家的房子有四间。三扇窗户上，已贴上鲜红的窗花。院子里挂着两床被子，正被太阳温暖地照着，我知道，那是母亲为我们回家过年备用的新被子。

母亲开始忙着杀鸡杀鸭。“奶奶，今晚有没有羊肉吃啊？”儿子问。

“羊肉？想吃羊肉吗？”母亲讪讪地问。

“嗯，羊肉好香的，您没吃过吗？”儿子又问。

母亲没有再答话。杀好鸡，母亲说她要到镇上去一趟。我问她去干什么，她说去买羊肉啊。我赶紧自告奋勇：“您歇歇吧，我去！”

到了集市，卖羊肉的只有一家，好多人都在等着。一问价格，80元一斤，这不是宰人吗？我愤愤然，没买。回到家，母亲后悔地说，她应该自己去的。

吃晚饭了，母亲端上满满一桌菜。儿子小声说：“菜是不少，只是缺了羊肉。”儿子刚出口，妻子就用筷子敲了敲桌子，朝他吼道：“这么多菜，你吃得完吗？”母亲听了，连忙自责：“都怪我，你们好不容易回家过年，却没吃到羊肉，下次我一定多买些羊肉回来！”

春节晚会开始了，我和儿子早端坐在电视机前。母亲炒了瓜子，我们一边谈笑着，一边看节目。时针到了十一点，春节晚会还在继续，我扭头一看，儿子已进入了梦乡。母亲也有了倦意，于是我们没等到新年钟声响起，各自睡了。

在老家陪了母亲两天，正月初二，单位有任务，我要返回了。一辆三轮车停在老家门口，我就要和母亲说再见了。我上了车子，母亲忽然跑了过来问：“什么时候再回来？”“等到清明放假吧。”我刚说出口，泪水就模糊了视线。车子走远了，我不敢朝老家门口看，因为我知道，母亲此时正站在家门口，在朝我们奋力挥臂。

转眼，年又快到了，我又想起去年回家陪母亲过年的事，百感交集。此刻，母亲一定又站在那个山坡上，盼望着我回家陪她过年了。



不老的光阴

文静 摄

时光如白马

马亚伟

一直用“白驹过隙”形容时光之快，可并未仔细想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，直到那次，我忽然间明白，白驹过隙几乎让人有惊悚之感。

20年前，我刚与丈夫相识，那时他还是我的男朋友。周末去他家，他5岁的小侄子正在院子里玩泥巴。小侄子瞪着一双大眼睛喊我“姑姑”，然后张开沾满泥巴的小手向我要糖吃。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。

20年后，我跟丈夫回到老家。同样的院子，连院子里的花草似乎都是20年前的样子，院子里同样有个5岁的男孩在玩泥巴，孩子同样瞪着一双大眼睛，却喊我：“奶奶！”——小侄子的儿子已经5岁了。两张一模一样的脸，还有那一模一样的表情，让我忽然间怔住了。奶奶？怎么我就成奶奶

了？眼前这个5岁的小男孩也朝我要糖吃，可我分明觉得他是叫我“姑姑”的那个孩子。我，也还是20年前的我。

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一直是恍惚的，好像觉得人生被删除了20年，我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，我还是那个不到20岁的青涩的我，满怀对爱情的期待和忐忑。

待我清醒过来时，诸多感受瞬间涌上心头，伤感、失落、沧桑、蹉跎……时光这匹白马怎么可以这么无情，飞驰而过，绝尘而去，让人还未意识到岁月匆匆就颓然老去。

时光如白马，风驰电掣，没有谁可以追得上。记得林清玄有篇散文叫《和时间赛跑》，当他意识到“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，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”，就开始和时间赛跑，要赶在太阳落山之前跑回家，要做更多的事。

他以为，快跑几步，珍惜时间，生活会回馈给人更多的东西，时光就不会那么绝情。

可是，谁能跑得及时光这匹白马？它轻轻一跃，几十年就过去了。

我特别喜欢那个“烂柯人”的典故：说是晋代有个叫王质的，上山砍柴，看到有童子在下棋。他看了一会，起身要走时，却发现手中的斧柄都已经烂掉了。等他回到村里，却发现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原来都已经过了100多年，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已经没有了。

一想到时光的白马不停地奔跑着，我忍不住想像林清玄一样，追着白马而去，做个与时光赛跑的人。是的，和时光赛跑吧！虽然我们永远都跑不过时光白马，但只要珍惜和把握属于自己的时光，就会少一些遗憾和痛悔。与时光赛跑，你会感觉时光白马真的为你停留过。

抗冰雪之歌

戴方财

冰雪把南竹和树木压弯了腰
冰冻将道路装饰得光亮照人
远方的游子风尘仆仆地归来
却被无情的风雪阻挡在途中

沿途的路上留下各条战线的扫冰人
高高的山岗上电力工人在抢修电线
万家团聚在暖暖的火塘边
你们却在冷冽的寒风中忘我地工作

冰天雪地里你在艰难地前行
不分昼夜地坚守在工作岗位
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你的身影
只为了千家万户的照明和安宁

一条条天气信息在传播
一声声破冰抢险的命令下达
百里过境省道成为你们栖身之所
夜以继日地攀爬在电线杆上

当一座座村庄的灯光如期点亮
当一台台车辆平安通行
看不到你们疲惫的身躯
因为你们又要奔赴新的地方

面对冰冻的自然灾害
你们信心百倍
可是谁又能理解
只有冰雪能见证你们的辛劳

回家的路上风景最美

刘希

那年，我因不满毕业分配制度，毅然南下。几经辗转找到一份灯饰厂员工的工作，每天加班至凌晨还遭到小组长的责骂，日子苦不堪言，现实与梦想的差距，让我顿感失落。临近春节，看着工友们三五成群回家，原来没打算回家的我，听到母亲的召唤时，突然间无心工作，脑海中只想回家、回家。

2000年还没有电话和网络订票，火车票大部分操纵在黄牛党手中，订张票比登天还难。我花了高于原票价两倍的价钱才在黄牛党手中抢到一张无座票，火车上连站的地方都没有，我只好在茶水间和没票的人们一起，把行李袋当坐凳。十六个小时的车程，火车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，我归家的心情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切。

一站站离家近了，家由远及近，心也欣喜，最后报到我们家乡小站，我飞快地冲出火车站。正值凌晨五点，天还未亮，异常冷，还下着小雨。我急急地找大巴车，却被告知最早的一班车要六点半，有骑摩托车的搭客仔过来搭讪：“小妹妹，去哪儿？”我报出我的村名，他说：“最少三十块。”一点也不给还价的余地，家离火车站三十多里路，崎岖难走，归家心切的我摸摸口袋里仅剩的几十块钱，犹豫了一下但也点头答应了。我只想早点回家，将行李袋往摩托车上一捆，往家奔去。

刚下过雨的山路特别滑，摩托车小心翼翼地行驶着，有雨点打在我的脸上、鼻尖上、嘴唇上，淌了满脸，两手揣在兜里依旧冰冷，两腿冻得瑟瑟发抖。搭客仔嫌路远又难走，走一段加价，走一段加价，待到家门口时，车费已涨至50块。

到家，天刚蒙蒙亮。母亲闻声起床，见我淋成落汤鸡，冻得不成形，一边嗔怪我不等大巴车一边赶紧让我换衣，又找来一捆棉梗点然，熊熊的大火烤得我的心暖暖的，一路的辛劳消失殆尽。

多年后，看着新闻里那些激动人心的回家场面，我也忆起当年自己奋不顾身奔跑在回家路上的身影，终于深深懂得，每一个奔跑在回家路上的人，都是幸福的、快乐的。踏过千山万水，回家路上的风景最美。